

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為合非有心有為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緼緼若昏猶于母氣應嗶嗶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之間天下至順莫大於此留動說之不通應是流動猶云運動也音存而字訛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形共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四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復狙之便自山林來丘子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郭註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矣懸守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者有治在人不在乎自用也天物皆忘非

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呂註可不可然不然則以齊物為事離堅白若縣寓則以辨物為事是若果是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則可不可然不然易為其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知齊而不知其所以齊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則堅與白雖未嘗離而離之若縣寓胡為而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知辨而不知其所以辨也此二者雖相反物之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而已矣是以為聖人乎能有所技則勞形思有所係則怵心復狙之便則以技而勞形也執狸之狗則以思而怵心也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在

天則日月星辰在地則山川草木凡有首趾無心耳者不害其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也異獨至於人之無知無情而疑之哉苟為無知無情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而已有形者人物無形者鬼神

無狀則造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有則不得皆存其所以皆存者盡無而已矣苟為盡無豈而所能聞而所能言哉則其動止死生廢起此又非其所以也其所以者有超於六目何以齊與辨為所謂亂而非治也有所謂治者其在人也忘物忘天其名忘已忘己之人是謂入於天入於天則治而不亂矣

疑獨註有人治道若相放效制物以已可乎不可然乎不然不知以道自信徒以堅白自鳴言我能離堅白之說若懸高而顯可比聖人乎答以此不過以是非相易用此技藝係累其身勞形怵心如狗之係頸而獵獲狙自山林來皆失其常性者也遂告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首趾猶云天地大道之實冥不可以聲聞言盡凡有天地終始言與道冥會而無心無耳者衆矣有形者身無形無狀者心也人皆以為有而我以其所有者盡無之則其死生動止廢起皆陰陽消息之理不知所以然也有

治道者皆在人耳我既忘物忘天何暇於治人乎天物俱忘名為忘已如是則冥於自然之理又何必張懸寓之辯哉

詳道註可不可然不然此倒置於所為者也離堅白若懸寓此多駢於所辯者也執狸之狗成思以其能執也故不得適其適後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能便也故不得安其安自有以觀之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自無以觀之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盡無非有死生廢起也所以有是者豈其所以哉故聖人亦應之以無有治則在人而已若夫在已則無所不忘與夫設倒置之能張懸寓之辯者固有間矣

碧虛註可不可然不然師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懸寓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爾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後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觀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

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庸齋云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雖堅白同異之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寓之間胥易技係解見前篇成思者為人繫縛而愁思自山林來為人捕而來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凡動止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不自知耳因人事而治之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天物俱忘是謂忘已忘已則入於自然入於自然則與天為一矣

今有人焉若放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

以律衆興教化以導民而法度不近乎人情教化不循乎物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所謂離堅白者懸寓者也若是者可比聖人乎蓋譏當時尚揚墨以爲治而自比聖人者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園以能相易以技相係而勞形怵心無異獵犬被縛獲狙出林皆以能而召患此喻鄙之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與而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明處以啓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有形者人無形無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以爲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物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爲於其間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蔣開見季徹曰魯君謂鮑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爲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轂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開鮑觀觀然驚曰勉也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凡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成俗易風然無迹復性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滓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心居者不遂於外故德同也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爲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爲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衆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爲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遠堯舜而不爲豈凡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滓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乎德而心居則無爲而萬物化矣

搖蕩萬物而使之成教易俗也外物入害其良心曰賊心賊心既滅則獨志進矣獨言其無偶而不累於物若性之自為而不知其所由然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神人之治也其塵垢耗糠足以陶鑄堯舜豈以堯舜之教民為兄而以已自然之道為弟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心居則不逐外物也詳道註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拔出公忠是高賢也帝王之德為無為則天下無飛騰之患不高賢則天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服恭儉拔公忠為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開天之天而捐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濡沫以不足而不相志利於寡而不該乎眾此所以神人惡眾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鼓螻蟻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濕沫之論與

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饋漿驚其誠南郭子綦以知而嚮之為憂庚桑楚以社而殺之為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為至也碧虛註恭儉公忠非無為也危其臺觀非安穩也尚賢則佞歸迹眾則偽集民之搖動聖人因而任之民之放蕩聖人因而安之使教成俗易則賊害之心隨化絕滅民各進其已志若性之自然也兄堯舜之教者尊其聖知民溟泮然弟之者下之散漫不明也今既民安其自然何用尊堯舜之聖知而使民散漫哉欲同乎德而心有所著矣言其有所尚非自然也腐齋云螻蟻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任大也其自為處者言自然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臺觀以示人人往歸之投足者眾矣言以名聲自累也搖蕩猶轉移賊心有為之心獨志獨得之志民既成教易俗滅去私心而進於道如生知之性而不知為上之化以堯舜為高而我次之故曰兄堯

舜之教民而弟之溟泮有低頭甘心之意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有為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為而自化者其濟博拔公忠危臺觀此有為而化者滅賊心進獨志無為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櫻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耳奚必尊之為兄溟泮然弟之哉溟泮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祛有為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絕聖棄知之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